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巴西狂歡節 十一.

狂歡節過了，街頭一片蕭條，人們的精力似乎還沒有恢復過來。一些餘興尚存的人，穿著小丑衣，在街頭留連。我去找柏德樂神父，幾年沒有聯絡，他已經離開了。接替他的是彼得神父，他很忙，我們還沒講三句話，找他的人已來了好幾起。我看時機不對，約好改日再去詳談。

老實說，我不認為東尼他們的研究有什麼價值，卻對他們的生活方式頗感興趣。還有一點，也許是更重要的一點，就是神秘難解的凱洛琳。她永遠是靜靜的，連甜美的笑容也披著一件神秘的紗衣。

她在這群人當中做什麼？果真是東尼的未婚妻？或者是逃家的孩子？

一等到了日落，我就爬上了那座危樓。

我最關心的，是凱洛琳在不在？一進門，我就看到她盤坐在一側，正在教一個女孩子讀英語。

凱洛琳見到我，微笑著伸手過來，彼此招呼了一聲。她依舊是那身打扮，人很經看，只是下嘴唇薄了一點，不笑時彷彿心事重重。

東尼不在，尼奧便過來與我聊天。他說：「你來得正好，今夜我們有個聚會，你可以參加。」

房中人不少，尼奧一一為我介紹。其中有一家澳洲人——長髮垂肩的菲力與他的太太白蒂，還有個三個月的小兒子尼可。

凱洛琳指著尼可說：「他是我的丈夫。」

我笑著說：「那麼你有一個未婚夫，一個丈夫了。」

她睜著眼睛說：「什麼未婚夫？」

「東尼不是你的未婚夫嗎？」

她恍然大悟：「啊！東尼！誰都是他的未婚妻！」

我聽了，心頭有說不出的興奮，轉念卻又自責。唉！要出家了，還有這種荒唐念頭！

一個高高大大的阿根廷人，長得倒像印度人，名叫甘格，他也是這裡的「長老」。另一位是墨西哥人，叫做格林哥，個子瘦小，兩根眉毛濃得聯成一線。他能說西班牙口音的英語，一開口就教人絕倒。

那個學英文的女孩叫瑪琍亞，巴西人。眉清目秀，身材極為迷人，但坐相太不雅觀。她兩腿呈大字形張開，迷你裙也滑到了腰間。

不久，東尼回來了。他穿著一件非洲的大褂，彩色的圖案非常醒目。他把雙手一抬，袖角垂直落下，竟是一整塊方布，中間是幅非洲圖騰。

他一進門，氣氛立刻改變了，十來個人以他為媒介。一忽兒巴西話，一忽兒英語，不過說得最多的，還是西班牙話。大家談了一會，便開始正式討論問題。

尼奧、秀子、甘格三人並排靠牆面東坐著，東尼單獨對著他們，頗像受審的罪人。餘人各佔一方，我特意坐在凱洛琳身側，準備仔細地欣賞她的一舉一動。

開始時，他們講的是葡萄牙語，不時夾著幾句西班牙話。不久便如流水行雲般，全部講起西班牙話來了。

我雖然聽不懂，卻看得出氣氛頗為緊張，尼奧等三人集中火力攻擊東尼。發言最多的是尼奧，秀子插不上嘴，每次一開口喊「東尼」，馬上就被別人接了下去。整個爭論過程中，只聽到她不斷地喊著：「東尼！」「東尼……」

場中各人似已司空見慣，大家不動聲色，面上毫無表情。菲力和白蒂逗弄著尼可，只有格林哥頗為不安地玩著手指。

我覺得很無聊，拿出紙和筆，給每個人速寫。凱洛琳看到了，歪過頭來欣賞。我把尼奧畫成一個巨人，呲牙咧嘴地咆哮著，東尼則如同非洲土著般，跪在地上求饒。

凱洛琳看我畫完了，忙伸過手來，把畫紙拿去，將它揉成一團，並給我使了一個眼色。我猜想一定是尼奧過於跋扈，她怕我惹上麻煩。

吵了半天，似乎得到了結論。東尼的態度軟化了，便打算翻譯給我們聽。尼奧不依，大聲喝斥。

東尼火了，改用巴西話大聲說道：「你儘說西班牙話，我不翻譯他們怎麼懂？你要知這裡不是阿根廷！」

原來他們所爭論的，是菲力幾個人的去留問題。這些人都是東尼邀來的，尼奧給他們訂了期限，強迫他們到時搬走。

最後，菲力和格林哥都同意三兩天內離開，這個問題才告解決。一事方了，爭論又重新開始。我覺得這個團體辦事如同兒戲，連彼此間的溝通都有困難，又如何討論高深的神學問題？

我又動手速寫，凱洛琳也歪過頭來看。

突然，東尼叫道：「凱洛琳，請妳坐近一點！」

她依言移到前面，東尼說：「妳決定了沒有？」

「決定什麼？」

尼奧說：「決定是否加入我們？」

凱洛琳說：「我早就決定了。」

尼奧說：「那麼妳願意做『修行人』？」

凱洛琳歪著身體點點頭，但也像是搖頭。

接著東尼問我：「你呢？」

我連怎麼回事都沒有搞清楚，但凱洛琳既然願意，能與她在一起，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。只是我本來是要去修道院的，怎能糊裡塗塗的又答應他們。我便說：「我願意，但是我先得知道進修道院的可能性。」

尼奧說：「沒有必要，天主教已經沒落了，在那裡你什麼也學不到。」

我不便多說，只好說：「至少，我希望能有點時間，多瞭解你們一點。」

尼奧說：「明天下午兩點鐘，你到這裡來，我們有人專門為你解說。」

我心裡開始有點不安，他們一派黑社會作風，莫非設了個圈套釣我上鉤？但轉而一想，釣我做什麼？我無錢無勢，毫無利用價值。再說，以這種方法未免太兒戲了。

話說回來，我當前的條件，不正符合他們的需求嗎？一個單身的外國人，無牽無掛，又沒有正當的職業，還打算出家做修士。如果他們是個國際性的不法集團，我正好供他們驅使，或者做隻代罪的羔羊。

但是，是我主動找上他們的，除非他們以凱洛琳為餌。這更不合邏輯，他們怎知道我會喜歡這一類型的女孩？就算知道，又到那裡去找這種人？如果說是裝的，得要有非常成熟的演技才行。

不論如何，費了這麼大的功夫，只為了釣我上鉤是絕不可能的。既然能動用這麼多演員，他們應該很有實力，那怎會住在這麼破爛的地方？偏偏房中還畫了幾個太極圖，真像專門對付我似的！憑哪一點呢？我有什麼可資利用的？

胡思亂想中，只見他們愈爭愈烈，東尼處處居於下風。秀子除了高喊「東尼」外，竟然也能說出幾個字來。我細聽之下，倒也

懂了，原來是為了錢。

大家火氣愈來愈大，僵持不下，尼奧遂提議用戒律解決。於是他們四人各自掉頭，面對著牆。每說一段話，便背一節經文。不久之後，果然心平氣和，得到了結論。

會開完了，東尼很激動地握著尼奧的手，悔恨自己太衝動，幾乎控制不住情緒，並對尼奧的見解表示由衷的佩服。尼奧也謙虛地誇讚東尼，認為他看得很遠。

我在一旁愈看愈迷糊，這些人的表現，使我無法作理性的判斷。東尼在在都像一個領袖，他勇於認錯，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，個人的才華又出眾。尼奧卻始終支配著他，而且無形中又好像有種後盾，如果說有問題，一定是出在尼奧身上。

尼奧很神秘，有著希臘人的面龐，堅定而穩重，一點也不顯露心中的情感。他說話時雙目炯炯有神，直透對方心底，頗有黑社會人物的風範。

最令我驚異的是在會議完畢，秀子手執蠟燭由我面前經過時。我一眼看到她兩隻的內側，自腕迄臂，每隔三、五公分，就有一道七、八公分長的疤痕。一共有十多道，而每一道疤痕上，都有用羊皮線縫過的痕跡。

我立刻想到黑社會中的某些儀式，這些疤痕顯然是利刀割出的，割得這麼整齊，委實殘忍無比。以常理而論，沒有一個正常人，會任人一刀一刀地割成這個模樣。除非是神智完全受到控制，人失去了自主的能力，這種事才可能發生。

我再仔細觀察秀子，她身材纖小，有著典型的日本人面孔，眉毛淡得不可辨識。她很少說話，就是說時也很緩慢。經常低著頭，任那長長的黑髮拂拭在盤坐的腿上。